

四庫全書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本堂集卷

五十八至  
六十二

詳校官庶吉士

臣

李傳熊

主事

臣

呂雲棟覆勘

總校官進士

臣

朱

鈐

校對官中書

臣

高

中

謄錄監生

臣

劉

坤

欽定四庫全書

本堂集卷五十八

宋 陳著 撰

啟

通安撫顯謨饒直閣應龍啟

建牙帝里聳瞻卿月之高執壁男封驟出使天之下行  
束裝而問戍敬削櫝以歸忱恭惟某官材貫精粗學該  
體用執德弘而信道篤屹砥柱而不移見善明而用心

剛炯著龜之前列靡由一介之紹親結九重之知斷自  
淵衷俾之風憲上聖德頌方競傳徂徠之言趣家人裝  
何遽聽忠肅之去身固輕于一葉名愈重于兩間皇華  
之遣使臣屢驅馳于原隰監司而用御史皆振撼于山  
川以先王之法齊吾民以君子之道持斯世如向文簡  
之奏裁雪罪如周濂溪之澤物洗冤遠而大江之東春  
留訟舍近而扶風之右路紀行碑方今人物之寂寥安  
得公輩之叅錯眷言于越密接上都巖壑之秀蔚依然

田里之嘆愁為甚見大夫乏材可使親天子頒公一行  
丕顯文謨以陟禹迹小范老豈大范老私相語于軍中  
我杜公非汝杜公幾欲爭于界上魯規模之幾着而精  
采之十分掬賀湖水以洗吏污登蓬萊山而訪民隱懷  
其惠者吾父吾母憚其威者若神若明信天下之事無  
不可為見儒者之功隨試輒著宣屋之思前席寧久稽  
飛翼樓之遊熟路之駕輕車便盍整觀象門之武某梅  
枯猶活荼毒如甘受命父師凜兢兢乎本色授徒鄉曲

淒冉冉其中年偶叨雁塔之題獲玷鷺洲之長遂因闡  
道益自琢磨誤蒙當路之見知狎被公車之辟置振衣  
岳麓拜揖南軒遺教之風回棹秦淮盤薄西山舊遊之  
地難名樂趣頗慰平生轉而趨漢闕之班及此向剡川  
之戍其大畧也則嘗聞之土瘠民稠艱食常如于饑歲山  
深俗獷輕生殆甚于他鄉當若治家而長子孫不以傳  
舍而苟歲月此由中之欲試謂善後則未知獨恃高明  
曲垂容履與百姓爾汝倘無慙山縣之竹松庶一介黃

緣或可與公門之桃李寸丹所倚點墨非誣

通王帥叅人英啟

縹組戎旃蓬萊增氣濫竽邑綬桑梓借榮

同邑人

當問戎

之云初豈通名之敢後恭惟某官金莖沆瀣玉樹琳瑯

劉士安之俊奇甫八歲而獻頌賈文元之穎悟能五部

以談經

出身童科

自先皇帝親擢以來而本色官若取諸寄翺

翔蓬觀讀平生未見之書容與蘭臺窺萬世不刊之史

雖地位為六十翁之冠然天庭無一點關之驕內焉漸

逼于雲霄外則屢分子風月一麾出守咸羨未二毛之  
榮再轉為丞又應裁五色之召寧紆紆徐徐而平進不  
翕翕訛訛以競趨薄言依紅于紫還錦天子若曰式邁  
其歸相君言焉猶有所待姑屈臨于帝里畀叅畫于師  
垣官與賀湖水而同清名比秦望山而尤峻笑談之頃  
裨贊者多此獨何時可袖經綸之手行且有詔徑躋凝  
密之班某樣不入時癖惟嗜古用心良苦徒矻矻以窮  
年實命不猶覺冉冉而將老偶廁躬于鶯壁謬職教于鷺洲



稍因闡道之餘獲遂琢磨之願誤知當路狎上公車瞻  
揖南軒遺教之風樂烏可已盤薄西山舊遊之地情則  
相依偶焉通閨來此製錦顧松竹林之至陋舍芙蓉幙  
其疇依曰保障繭絲期對雪溪而無媿與鄰里鄉黨願  
希厦屋之生歡出于寸丹寫之尺素

通趙帥叅崇倅啟

碧幢叅畫非一日之知名墨綬承流傍五雲而問戍變  
夔祗役僕僕通名恭惟某官清映銀潢秀騰玉葉文章

輩唐之賀白正而自葩禮樂宗漢之間平和而有節仕  
行其志舉施于身粵凌溯于丹梯既踐馭于華賁火燃  
藜杖便合校讐天祿之書雲近蓬萊自欲應接山陰之  
勝寧迂朝武密贊戎旃望幕聲華益使南陽之勢重飛  
書精采坐令東浙之塵清佇看鳳綸趣歸鴛列某欽敬  
末第展轉十年反教人為嘗備鷺洲之講席曰知己未  
屢從烏幕之辟書茲焉謾試于鳴琴或者深虞其傷錦  
冒然來只何所恃哉時異事殊况涉縣灘之浩渺雨淩

風震尚祈厦屋之幃幪歸倚之深敷宣罔既

通單帥叅謂大啟

叅畫油幢借重東方之會府效官墨綬倚為北道之主  
人承教可期通名敢後恭惟某官姿抱天秀眼空時流  
向上規模看稷契臯陶之好樣靠裏學問得周程朱子  
之正傳粵縹組于夷途盍彈冠于文陛然珞瑀豈疾趨  
而取快和鶯每相應而徐鳴乃睠左馮而居上价飛書  
精采坐令東浙之塵清望幕聲華益使南陽之勢重以

自結知于天子豈求聞達于諸侯雖紅蓮綠水之中間  
得而養志然紫極丹屏之左右正以待賢將有詔催不  
容淹久某嶽嶽

云云起與前篇同

敷宣罔既

通李帥機

奕孫啟

贊戎帥閭手搴平泉相之芳學製男封汗顏太丘家之  
譜趨瓜僕僕摯櫝變變恭惟某官意氣凌霄精神滿腹  
大呂黃鐘之在簾靜而自和干將莫邪之藏鋒動而有  
勇況深得故家之矩範盡長驅熟路之功名此方伏劍

于西垣茲復借籌于東國胡然廉取惟欲安行月柝燈  
棋但見幕中之整暇風花雨葉何妨鏡曲之從容事功  
由是以益宏聲聞不知其旁達昔韓持國之居乃職隨  
聞史館之除王子純之領是官即有集賢之詔同一軌  
轍展大規模某佔畢陳編躋扳末第鷺洲冷席粗逃羣  
第之嘲烏幕羣書猥辱諸公之遇幸爾通班于漢闕及  
茲問戍于剡溪時異事殊况涉縣灘之浩渺材疎力薄  
尚祈厦屋之幷幪歸倚方深敷宣罔既

通倪帥幹

洪啟

帥府借材湛冰壺之精采男邦學製猥墨綬之塵埃祗  
後有期通名敢後恭惟某官姿抱天秀眼空時流向上  
規模看稷契臯陶之好樣靠裏學問得周程朱子之正  
傳自分丹桂子月庭盡照青藜之夜閣然瑤瑤豈疾趨  
而取快和鶯以相應而徐鳴乃睠左馮而居上价飛書  
精采坐令東浙之塵清望幕聲華益使南陽之勢重以  
自結知于天子豈求聞達于諸侯雖紅蓮綠水之中間

得而養志然紫極丹屏之左右政以待賢將有詔催不  
容淹久某嶽嶽末第展轉十年反教人為嘗備鷺洲之  
講席曰知己未屢從烏幕之辟書偶通漢闕之班來問  
剡溪之戍立官以為長也亦欲推學愛之心同年固有  
情乎

丙辰  
同袍

惟密藉帡幪之力其為歸倚罔既敷陳

### 通周帥幹方啟

云云  
同前

恭惟某官清姿山立傑作金聲魁下三台星皆天

地氣之秀發胸中九雲夢有湖海士之聲清粵從俯拾於

魏科便盍高騫于要路雖特立尋常之表亦不辭州縣之勞發軔警曹妙摘伏發奸之用盤車理椽推洗寃澤物之心一時咸慕其高明諸公爭先而辟置婉婉幕中之畫纔出緒餘皇皇使臣之華有資藩飾倚重乎屏翰之地簡知乎咫尺之天賓主優游政相依蓮池之上乃周饒帥神仙引領將難淹蓬閣之間某佔畢陳編躋扳末辟客第鷺洲講席幸迓羣弟之嘲烏幕辟書誤辱諸公之遇一昨叨班于漢闕斯今問戍于剡溪冒為所行未知所



恃立官以為長也亦欲推學愛之心同年固有情乎

丙辰

同袍惟密藉帡幪之力

通趙帥幹

孟瑛

啟

帥府借才湛冰壺之精采男邦學製猥墨綬之塵埃祗  
後有期通名敢後恭惟某官秀騰玉葉清映銀潢禮樂  
宗漢之間平和而有節文章輩唐之賀白正而自葩雖  
公族之多賢翳夫君其獨異火燃藜杖便合校讐天祿  
之書雲近蓬萊欲自應接山陰之勝寧迂朝武密贊成

旃月柝燈棋但見幕中之整暇風花雨葉何妨鏡曲之  
從容佇看鳳綸趨歸鴛列

通北廳輦倅

桂啟

雄藩題坐望蓬閣以非遙屬邑承流指爪期而甚趁洗  
心聽命脩輦通名恭惟某官振鷺羽儀鳴鸞鈞度五行  
色正森奎斗之光芒萬頃清涵渺江湖之涯溪出處俱  
存于矩矱表裏無得而瑕疵盍要路以鳴鞭尚別車之  
平駕雖地之千巖萬壑足遂雅遊古之九伯五侯最為

重寄故凡通守之職必得如公之賢揭照膽鏡以燭吏  
姦滿庭秋月出醫國方而蕪民瘼闔境春風是為關決  
乎治中豈曰笑談于方外鳳吟鯢化既廣南岳之吟豹  
尾雞翹即筵甘泉之武某嶽嶽末第展轉十年分席虎  
皮偶免子衿之誚授書烏幕自嗤檄筆之迂誤諸老之  
憐才幸七層之合穎竭來試令知有字民時異事殊况  
涉縣灘之浩渺雨淩風震尚祈厦屋之帡幪

通南廳余倅

東啟

居依梓里媿未親雪壁之清戍及花封幸獲倚星屏之峻冒焉徼福敬以通名恭惟某官一片古心四明間氣卓哉定見屹砥柱其不移展也真清酌貪泉而覺爽自魏科之拾芥盍要路以鳴鞭然而老成之典型惟欲聖賢其出處方憂憂乎州縣勞人之際如治家然區區乎錢穀決獄之間亦盡心耳及是治中之處若為方外之圖人嗟淹賢公曰有道蓋春秋會計重六雄十望之設官豈詩酒從容以萬壑千巖而為樂姑栽培于遠業已

梯級於峻除佇觀于王請行所學某嶷嶷末第展轉十  
年反教人為嘗備鷺洲之講席曰知己未屢從烏幕之  
辟書偶迂淡之賞音乃舉聯而通籍竭來試邑知有字  
民將令桃李之俱春震風為懼所恃分榆之同社易地  
分陰

通東廳余倅

亥啟

緹屏夙駕榮聯父母之邦墨綬初承謬忝子男之國趨  
瓜僕僕贄櫝夔夔恭惟某官天稟粹醇風規雅潔圭璋

文物復澤之道德之光鐘鼎家聲自收以簞瓢之樂盍  
攜官譜亟領要官世皆借選以疾趨我獨盈科而後進  
徘徊筦庫咸知呂原明之有才盤薄花城見謂范堯夫  
之可賴乃顧左馮之近暫為上佐之留揭胸中鏡以燭  
藩條出肘後方以蕪民瘼康功之歌藹藹治狀之藉班班  
雲近蓬萊方有資於君重香浮蘭檢恐隨趣于公歸遂  
復家託以光史竹某一科奚補五辟自勞分坐虎皮僅  
免嘲于羣弟更棲烏幕偶見錄于諸公曩而聯漢闕之

班及此問剡溪之成冒然來只何所恃哉舊憩甘棠幸  
有芳塵之可挹

余嘗為  
剡宰

密依大厦更知淩雨之無虞

通鮑察判

同孫

啟

舒華元幙久欽淨雪之聰明承乏附庸將效戴星之出  
入趨仄孔邇輦櫝惟寅恭惟某官志古臯夔學今游夏  
堂堂正氣胸中萬甲之韜藏颯颯文聲筆下六丁之奔  
奏有諸內則形諸外窮所養者達所施曩分丹桂於月  
庭盍照青藜於夜閣謂琚瑤豈疾趨而取快和鸞當應

節以徐鳴自回棹于秦淮意其輕外復盤車于禹穴亦  
曰時中乃知君子出處之方不隨世俗冷煖之習風清  
幕辯掃清蓬閣之塵冰立賓筵照徹鏡湖之水惟其似  
儒學知名之師魯故能為吏治究心之子韶此獨何時  
尚歛經綸之手行且有詔徑躋凝密之班某佔畢陳編  
躋扳末第鷺洲講席幸逃羣弟之嘲烏幕辟書誤辱諸  
公之遇一昨叨班于漢闕斯今問戍于剡溪冒為所行  
未知所恃立官以為長也亦欲推學愛之心同年固有



情乎惟密藉併蒙之力

本堂集卷五十八

原書作者朝代謄誤

欽定四庫全書

本堂集卷五十九

明 陳著 撰

啟

通李知錄名啟

網掾英游借重東方之侯國銅章小吏倚為北道之主  
人祗役有期通名敢後恭惟某官秀分喬木清擢芳蘭  
千將莫邪之藏鋒動而有勇大呂黃鐘之在簾靜而自

和粵影官路之纓隨著王官之績盍徑躋于華貫顧廉  
取于總曹自非身兼數器其才何以表率羣轄之上仄  
聞名姓已登記于槐庭將有神仙相招邀于蓬島某嶽  
歎末第展轉十年分席虎皮偶免子衿之誚授書烏幕  
自嗤檄筆之迂誤諸老之憐才幸七層之合穎竭來試  
令知有字民時異事殊况涉縣灘之浩渺雨淩風震尚  
祈厦屋之帡幪

通王司戶

應子

啟

珠掾英游增重東方之侯國銅章小吏倚為北道之主  
人問戎有期通名敢後恭惟某官姿抱天秀眼空世粧  
向上規模看稷契臯夔之好樣靠裏學問得周程朱張  
之正傳自拾芥之取巍科盍鳴鞭而馳要路顧于筮仕  
姑取板曹作歡喜詩良鄙杜審言之負抱號霹靂手共  
推裴琰之之才名州縣間不謂之勞朝廷事均欲其辦  
官以綠袍槐笏此亦借留地之米廩木天行當召入某  
一科奚補五辟自勞分坐虎皮僅免嘲於羣弟更棲烏

幕偶見錄於諸公曩而聯漢闕之班及此問剡溪之戍  
曷然來只何所恃哉時異事殊况涉縣灘之浩渺雨淩  
風震尚祈厦屋之帡幪

通吳司法紹元啟

墨掾英游借重東方之侯國銅章小吏倚為北道之主  
人問戍云初登名敢後恭惟某官姿抱天秀眼空時流  
干將莫邪之藏鋒動而有勇大呂黃鐘之在簾靜而自  
和粵奮迹于江湖之間盡致身于雲霄之上乃眷藩輔

肯居讞曹與大尹爭是非如董氏子使郡人感恩信如  
徐叅軍佇聞芝泥蘭檢之頒即為米廩木天之名

通余監倉鎮啟

治粟雖勞在通材而益辦種花可暇非拙政之敢知祗  
役有期通名敢後恭惟某官姿抱天秀眼空時流議論  
如金僕姑發則必中踐履如玉界尺即之愈溫自鵬運  
于江湖盍龍驤于霄漢乃眷闕輔之地不辭廩儲之司  
昔都尉何官國士亦先為是委吏下職聖人猶屑親之

蓋能盡職于小官即是可覩于大用矧膺鳳綵趣入鴈  
行某佔畢陳編躋扳末第鷺洲冷席粗逃羣弟之嘲烏  
幕辟書猥辱諸公之遇一昨通班于漢闕斯今問戍于  
剡溪雖云為米折腰知有司出納之謂吝然恐素食尸  
位要催科撫字之並行心之所懷言不能盡

通程比較榮祖啟

從容醴局共觀麴蘖之規瑟縮琴廉未信絃歌之政將  
藉粉榆之分庇敬修罕櫝以通名恭惟某官清濯芳蘭



秀分喬木風流醞藉詩書有味而自知宜學典刑富貴  
逼人而若浼早有鄉曲之譽是真班著之英和鸞惟應  
節以徐鳴琚瑀不疾趨而取快粵辭簿領之寄乃專酒  
曹之司周忠厚之誥辭既沈酣而有得漢嚴密之權法  
復斟酌而後施蓋凡盡職于小官正以致身于大用竚  
看鳳綵趣入鴛行某佔畢陳編躋扳末第鷺洲講席幸  
逃羣弟之嘲烏幕辟書猥辱諸公之遇一昨通班于漢  
闕斯今問戍于剡溪以縣令受教於玄明當加飯而莫

飲如故人垂情於元亮必具酒以為歡凡可庇存是為  
歸倚

通舒東教必得林西教文剛啟

講席有嚴增重東方之會府鳴琴自試倚為北道之主

人況忝夙知敢徵新庇

林教云承教可  
期通名敢後

恭惟某官姿抱

天秀眼空時流向上工夫看稷契皋夔之好樣靠裡學

問是朱張程邵之正傳自拔萃於園橋億萬計之中已

取勢於擊水三千里之上

林教云自分丹桂于昕  
庭盡照青藜于夜閣

然琚

瑤豈疾趨而取快和鸞惟應節以徐鳴薄遊芹藻之宮  
增重蓬萊之境絃歌所被已挽回鄒魯之風綸綍有來  
看趨就向褒之列某一科何補五辟自勞分席書堂僅  
免嘲於羣弟操瓢畫幙偶見錄於諸公茲通席之有緣  
聊抱琴而自試縣令承流而宣化吾斯未能君子學道  
則愛人何以教我其為瞻倚罔既數宣

通兩浙常漕

楫啟

錦袍膚使倚雲闕以建臺墨綬卑官指雪溪而問路幸

嘗忝樞趨之末乃獲歸臨照之中敢畧彙牋敬脩圓積  
竊惟自一命而上當以及物而為心得百里而君庶於  
親民而行志奈何積弊迄至難言沸煎熬其萬端如投  
湯鼎紛督責其交集真坐針氈或者雖有以自貽然亦  
莫為之我主遂使後輩每思古人陳河陽之謗方興守  
臣獨加之信重蘓江寧以難自任監司皆聽其設施此  
居上者執扶持之盟故在下者得展布所學常嘆此風  
之墜地詎圖今日之有天不自激昂是為棄暴恭惟某

官身都元氣心泳聖涯霽月光風中有冰雪稜層之操  
泰山喬岳詎知雲雨變化之神方諸老嫫其彫疎而我  
公卓乎偉特家學在斯宸衷所知爰復授于青氈益有  
華于黑豸力排奸佞即紹聖攻章蔡之忠

自注云  
常安民

面折

是非如南渡決向潘之議

自注云  
常同

固有一門而相踵未

聞三世以皆賢此豈止邦家之光抑亦闢天地之運然  
而御史獨步今日固賴文道轉運焉得福星又須子駿  
乃驅馳于二浙以表倡于四方聲望素孚精采立起人

隱必達甚如慈父母之相親吏奸不行咸曰活神明之  
可畏激清波以洗積弊扇廉風以醒羣饕吾道之亨大  
用茲始某梅枯猶活荼苦如甘受命父師凜兢兢乎本  
色授徒鄉曲淒冉冉其中年偶叨雁塔之題獲玷鷺洲  
之長遂因闡導益自琢磨誤蒙當路之見知狎被公車  
之辟置振衣岳麓拜挹南軒遺教之風回擢秦淮盤薄  
西山舊遊之地難名樂趣頗慰平生轉而趨漢闕之班  
及此向剡溪之戍其大畧也則嘗聞之士瘠民稠艱食

常如於饑歲山深俗獷輕生殆甚於他鄉常若治家而  
長子孫不以傳舍而苟歲月此由中之欲試謂善後則  
未知獨恃高明曲垂容覆與百姓爾汝倘無慚縣山之  
松竹度一介黃緣或可與公門之桃李寸丹所倚點墨  
非誣

通洪憲

樵 啟

使者祥刑馳轡浙河之左書生學製問舟剡水之湄蠲  
雪繭以道名望霜臺而歸敬恭惟某官一門文脈千古

道心公卿大夫交誦清流之德兒童婦女知為世臣之家表以簪裳淡如韋布先正之識于槐下謂吾郎必倣此官伯父之薦于榻前曰臣姪可以為相矧州縣之傑聲獵獵而班行之緊步揚揚宜重燠于田疇乃出供于外服清香畫戟甫疇賢刺史之庸玉節星輅又入才監司之選眷祖宗重億兆民之命為社稷綿千萬年之基必惟其人則錫之福然而平園公既往久無懲奸舉善之風濂溪子復生則有澤物洗冤之學見大夫乏材可



使新天子擇公以行出其緒餘熒乎神采大則寇盜奸  
宄以息小則墨劓荆宮不寃吏饕餮而疏十愆之刑民  
力寬而拜一分之賜仰觀乾象頓收貫索之光茫俯聽  
師言每說鋒車之消息

通楊提舉

同祖 啟

持星臺之節將指司均問雪溪之舟強顏學製幾載積  
懷於鑽仰一朝獲愛于察容恭惟某官高山龍虎治世  
鳳麟颯颯文聲筆下六丁之奔奏堂堂正氣胸中萬甲

之韜藏自贊畫于宣臺早記功於盟府人固逆覘其大  
用公亦以遠者自期遂離州縣塵埃之勞徑上館閣清  
華之選擢昌黎為博士甫聞晨誨諸生之言命石洪作  
叅謀又在暮取一人之列咲談之頃裨益者多迺疏宸  
扎以趣還亦曰輕車而就熟翱翔宗序馳驟宰途要路  
立登祗跬步到甘泉之境急流勇退忽長揖出光範之  
門惟安乎仕止久速之宜故在於咨度諏謀之頃駕言  
蒞止碑頌藹如官有千斯之儲特為土苴民拜一分之

賜最係本根不有君子其能乎類非俗吏所為也粵稽  
孝廟時若文公以南方之第一流為東浙之常平使非  
但究心於煮摘率為留意於撫摩其風力有王魯國弗  
能回其議論雖唐悅齋不少恕聿追前哲丕聞遠猷皇  
華使臣有光久煩君重侍從近臣虛位留待公歸特少  
需之行且召矣

通劉憲幹

仲益

啟

外臺贊畫聳蓮幕之聲華下邑承流趣庥期之消息敬

裁尺素庸贊文函恭惟某官振鷺羽儀鳴鸞韻度問西  
都之人物今有幾人溯後溪之家風獨傳一脈頃從萬  
里而出映燭來咫尺而近天

劉本蜀人  
寓安吉

蓋華貫之先登

而競流之深戒寧迂朝武暫倅使軺風肅賓筵助繡斧  
平反之議春回讞筆廣瓌旒欽恤之仁自古惟刑之設  
官其必以賢而為輔故凡學道罔不盡心峻倚霜臺應  
喜星沈子貫索清歸天闕已看雲近子蓬萊某佔畢陳  
編躋扳末第鷺洲冷席幸逃羣弟之嘲烏幕辟書猥辱

諸公之致雖草檄未工於倚馬而範車素取於獲禽昨  
叨漢闕之班今問剡溪之戍冒然來只何所恃哉時異  
事殊况涉縣灘之浩渺雨淩風震尚祈厦屋之帡幪瞻  
向之深染濡則淺

通王憲幹

鐸

桂檢法

康老

啟

某官清擢薰蘭秀分喬木大呂黃鐘之在簾靜而自和  
干將莫邪之藏鋒動而有勇出處具存于矩矱表裏無  
得而瑕疵守家傳教仕之方戒世俗競流之習試紆朝

武來贊使軺風肅賓筵助繡斧平反之議春回讞筆廣  
璫旒欽恤之仁自古惟刑之設官其必以賢而為輔故  
凡學道罔不盡心峻倚霜臺應喜星沈于貫索清歸天  
閣已看雲近于蓬萊某佔畢陳編躋扳末第鷺洲冷席  
粗逃羣弟之嘲烏幕辟書猥辱諸公之致一昨叨班于  
漢闕斯今問戍于剡溪時異事殊况涉縣灘之浩渺雨  
淩風震尚祈厦屋之帡幪

桂啟云將令桃李之俱春震  
風為懼所恃枌榆之有社易

陰地分



本堂集卷五十九



欽定四庫全書

本堂集卷六十

宋 陳著 撰

啟

通常平趙帥幹

確夫

啟

外臺贊畫聳聞蓮幙之聲華下邑承流劃報庀期之消  
息敬裁尺素往贄大函恭惟某官清映銀潢秀騰玉牒  
文章輩唐之賀白正而自明禮樂宗漢之間平和而有

節出處俱存于矩矱表裏無得而瑕疵粵凌溯于丹梯  
既踐馭于華賁火燃藜杖便合校讎天祿之書雲近蓬  
萊自欲應接山陰之勝遂紆朝武來佐庾司足國裕民  
出平準書之議論觀風問俗裨杖斧使之勤勞特云婉  
婉其籌已有泐泐之問佇看鳳綵趣入鵷行某佔畢陳  
編躋攀末第驚洲冷席粗迹羣弟之嘲烏幕辟書猥辱  
諸公之致雖草檄未工於倚馬而範車素耻於獲禽昨  
叨漢闕之班今問剡溪之戍冒然來只何所恃哉時異

事殊况涉縣灘之浩渺雨凌風震尚祈厦屋之帡幪瞻  
向之深染濡則淺

通茶鹽汪提幹塾啟

外臺贊畫久欽淨雪之聰明下邑承流將效戴星之出  
入敬裁尺素往贄丈函恭惟某官清擢薰蘭秀分喬木  
大呂黃鐘之在簾靜而自和干將莫邪之藏鋒動而有  
勇既自有家傳之官譜何難辦天下之事功粵縹組於  
夷途交行碑於衆口孔鸞在沿固宜溯紫以凌青馬樊

羅賢乃使依紅而泛綠使輶借重賓幕生輝贊謀乎觀  
風問俗之行益清廉察效勞乎煮海摘山之課隨釋煎  
熬特云婉婉其籌已有洸洸之問佇看鳳綸之下亟催  
鷺序之歸某佔畢陳編躋攀末第鷺洲冷席粗逃羣弟  
之嘲烏幕辟書猥辱諸公之致雖草檄未工於倚馬而  
範車素恥於獲禽昨叨漢闕之班今問剡溪之戍冒然  
來只何所恃哉時異事殊况涉縣灘之浩渺雨淩風震  
尚祈厦屋之幃幪

通翁帳幹 旂啟

某官間世鉅材濟時偉器魁下六星之光彩炯炯元精  
胸中九雲之襟期亭亭物表自巍科之拾芥盍要路以  
揚鞭然和鸞每應節以徐鳴琚瑤豈疾趨而取快寧迂  
朝武來佐使輶頓增禮樂之華坐間談笑亦有澄清之  
志分內功名出小小而不凡辦多多其可想鑑湖蓬閣  
方自適於雅懷米廩木天正有須於重望將有詔下以  
趣公歸

通王蕙僉端啟

某官清擢薰蘭秀分喬木大呂黃鐘之在簾靜而自和  
千將莫邪之藏鋒動而能勇方抱材于里第皆謂槐堂  
之英及空臆于玉墀不減梅溪之望盍攜聲問徑上清  
華然而和鸞每應節以徐鳴琚瑤豈疾趨而取快既當  
路薦緇衣之好姑一時為烏幕之遊掬水蓮池清甚花  
中之君子倚身蓬閣快哉山上之羣仙

通沈支鹽夢忠啟

齟局從容暫試和羹之手琴簾瑟縮正深掣肘之懷幸  
席跡于同袍敢贅名于尺牘恭惟某官稟姿天秀眼空  
世粧向上規模看稷契臯夔之好樣靠裏學問得周程  
朱張之正傳表裏無得而瑕疵出處具存于矩矱方蜚  
聲于園橋冠帶之億萬如公幾人及空臆于丹墀禮樂  
之三千其言載道盍攜聲問徑上清華然謂和鸞當應  
節以徐鳴琚瑀豈疾趨而取快寧紆表著之武暫處均  
輸之官膠鬲之舉于中功名已燧傳說之用汝作事業

方芽佇班鳳綸催覲龍衮某躋攀末第展轉十年反教  
人為嘗備鷺洲之講席曰知己未屢從烏幕之辟書偶  
通漢闕之班來問剡溪之戍立官以為長也亦欲推學  
愛之心同年固有情乎乃密藉帡幪之力其為歸後罔  
既敷宣

通稽山尤山長

棟啟

虎皮峻坐久瞻師道之尊嚴鳬舄卑飛方媿宦途之跋  
涉將趨爪于下邑敢贅櫝于中涓恭惟某官一片古心



百年間氣和而有制大程子之春風清不自竒濂溪翁  
之霽月去處具存于矩矱表裏無得而瑕疵自拾芥于  
巍科盍鳴鞭于要路然琚瑀不疾趣而取快和鸞每應  
節以徐鳴曩馬魯判之橫經人知仰北及是稽山之正  
席道有指南凡闡明孔孟性命之談政培植堯舜君民  
之業佇有鳳綵趨歸鵷行某佔畢陳編躋攀末第鷺洲  
冷席粗逃羣弟之嘲烏幕辟書猥辱諸公之遇雖檄筆  
未工于盾鼻而靈龜素志于朶頤幸通藉之已諧願抱

琴而自試縣令承流而宣化吾斯未能君子學道則愛人何以教我

通交代權縣江監稅極啟

花縣借才夙仰師垣之上客仄隨趨戎偶隨賢轍之後塵交組有期贄函惟謹恭惟某官冠雲峻閣起日脩名宦學典刑富貴逼人而若浼風流醞藉詩書有味而自知卓爾英游異乎流俗是宜通金閨之籍盛白玉之堂然和鸞每應節以徐鳴琚瑤豈疾趨而取快竭來藩輔

之地姑司關權之權密察而寬見謂陳留之有德往來  
者悅殆幾岐市之無征盡職之外何求當路之間爭致  
百年而後修經界之政獨泛雪舟一日不可闕親民之  
官就紆墨綬果不動色而羣吏冰立少試手而百度鼎  
新出小小其不凡辦多多其可想已聞老穉共歌桃李  
之陰清將與神仙同駕蓬萊之雲近某一科奚補五辟  
自勞分坐虎皮僅免嘲于羣弟更棲烏幕偶見錄于諸  
公選海幸而獲逃縣灘廩其欲涉若為緣會茲忝交承

忠以告新必不爾音之金玉永以為好毋慙他日之笠  
車心之所倚言不能盡

通趙丞

賓天

啟

望高贊府久欽大雅之不羣職重字民殊愧俗儒之未  
達趨仄僕僕贅櫝夔夔恭惟某官清映銀潢秀分玉葉  
文章輩唐之賀白正而自葩禮樂宗漢之間平和而有  
節方巍科之拾芥盡要路以鳴鞭然和鸞每應節以徐  
鳴琚瑤不疾趨而取快自一行之作吏復再轉以為丞二

松千竹之間固便雅趣八座六曹之任轉待老成將有  
詔催不容淹久某一科奚補五辟自勞分坐虎皮僅免  
嘲於羣弟更棲烏幕偶見錄於諸公選海幸而獲逃縣  
灘凜其欲涉同官為僚將締雲仍之好赴廳議事幸無  
晴雨之殊依向良深敷宣罔既

通杜簿

英強  
啟

鳳枳淹賢已儀庭之在望牛刀試令偶問路之有期庸  
修尺牘往贄丈函恭惟某官姿抱天秀眼空時流干將

莫邪之藏鋒動而有勇大呂黃鐘之在簾靜而自和嚴  
君子出處之方絕世俗炎涼之習寧少迂其朝武以暫  
領于簿曹昔徐子之在魯山隨有集賢之薦鄭公之去  
汜水即膺御史之除既軌轍之迹同將絲綸之命下某  
一科奚補五辟自勞分坐虎皮僅免嘲于羣弟更棲烏  
幕偶見錄于諸公選海幸其獲逃縣灘凜其欲涉絃歌  
學道恐難免其迂疎簿領有人幸相資而料理

通劉尉

次中

啟

劉渭南之吏能人碑遠播陳太丘之德政家譜無傳及  
是趨瓜往哉贄櫝恭惟某官姿抱天秀眼空世粧方育  
我於璧水之間英華已露逮斫桂於丹墀之上姓字尤  
香便宜策足于華途必然範車于大道雅傍曲湖之勝  
樂為少府之遊子餘在同列之中知名以學景昇為刺  
史所愛苦節斯旌佇看鳳綵之班早應鵲灘之識某一  
科奚補五辟自勞分坐虎皮僅免嘲于羣弟更棲烏幕  
偶見錄于諸公選海幸其獲逃縣灘凜其欲涉垂五色

捧固知暇日之從容種一縣花幸共春風之披拂

通孫監務世輔啟

脩才發軔小試曹丘老令攜琴來趨仄成為寮伊倣贄  
敬以先恭惟某官天分甚都風流可挹習法度憲章之  
久絕過腐儒于簿書期會之間多種陰德厭踏軟紅之  
驛笑遊訪雪之溪不知人醉而我醒惟覺聖清而賢濁  
側聞使者已深賞于壁題有若郎君寧久淹于筦庫行  
將直上否亦平分某一年間關十年奔走虎皮分坐幸



逃羣弟之嘲烏幕贅員狎被諸公之辟偶離選海欲步  
縣灘讀律欠精若為當于宵緊論材素拙何以了于催  
科率爾來前凜乎淑後宰邑而號慈母竊慕古人議事  
而過長官願從今日書不盡者躬以檄之

通謝寄屠倅

雷發  
啟

笑指行圖蹔遲展驥窮棲旅瑣方忝飛鳬亟謀檢衽以  
恭先遽辱使函之逮下恭惟某官道德之具文章之淵  
兩火一刃信地靈而人傑千巖萬壑盡氣蓋而胸吞粵

從分丹桂之香便合寓紫薇之直然琚瑤豈疾趨而取  
快和鸞每應節以徐鳴屈高士于枳軒不屑勾檢試敏  
材于李掾見稱廉平筦庫之職勞而弗辭絃歌之化久  
而自暢人皆欲挽來而莫得公獨以歸去之為高與李  
絳為同年豈忘乎舊

自注云與  
賈相同年

處龐君以別駕使信其

賢而況新安亦曰道院將見方外之懷可識中書之狀  
易聞相君言焉密致賢材之薦天子若曰早與少卿之  
除機會來時梯升有日某躋攀末第展轉十年分席鷺

洲幸免嘲于羣弟授書烏幕偶見錄于諸公曩叨漢闕  
之班今問剡溪之戍冒然來只何所恃哉不圖言偃之  
宰武城獲事陽城之居晉鄙使愛人以德或容竊蔭于  
枌榆則為政不難庶可回春于桃李通名之始因謝以  
祈

本堂集卷六十

欽定四庫全書

本堂集卷六十一

宋 陳著 撰

啟

謝饒帥應龍舉陟啟

舉詞云政而有文勞而不拙路碑交誦其美邑  
錦粲然復新

墨綬效官謾試書生之迂說翠函薦士遽叨師帥之殊

知得非所求榮甚而懼竊惟某官聖門重四科之設政  
不兼文陽城安下考之書勞寧蓋拙以才難之自昔而  
俗薄之如今未睹偏長孰能兼美况欲取諸縣灘之險  
又安得有人物之全使或被於過譽恐適來於羣誚如某  
者信書成癖執器為方六尺之軀欲先立其大者一貫  
之學猶或困而知之偶然得官媿其非分誤諸公之采  
菲俄五紙之攢花轉而趨漢闕之班及此問剡溪之戍  
此行甚勇謂可鳴絃將有所為動成膠柱民如兒而失

哺吏若鬼而能神牒訴之妄滿前幣度之儲築底平原

自輸稅倚平原者不肯輸

王脩齋自如期納稅其戚族等一文不輸饒瑤山得此啟

即緘示修齋凡宗戚人至修齋必出示而戒之曰吾甚慚於陳宰汝等稅賦須納七八分自是公賦稍集齊

市無亂人霸齊市者輒生亂

舊縣吏鄭府屬者充福邸及王府幹辦凡民訟者皆

出入其手其門如市其勢如火其餘強良不逞之徒挾貴勢虎而翼者比比皆是

陰肆含沙之

毒明交吠雪之聲然而去就之際在我甚輕禍福之變

非人所料第恐有慙於知己唯以必算而為心未知焉

得仁若何以治其次莫如猛終不忍施寧為俗吏之所

羞肯以迂儒而自鄙庶相孚於己日俾盡革其餘風平  
易近民人或議其悶悶高明在上公獨信其肫肫朝歌  
之轡特縱而寬單父之肘不使之掣在下位獲乎上誰  
敢侮之以善教謂之忠庶其可也免曠瘼而已幸敢倖  
覲於其他忽叨飛檄之褒乃在積薪之上一章四句不  
盡光榮合璧連珠未足貴重殆如昌菹之酷嗜忘其藻  
鑑之誤加茲蓋恭遇某官元氣所都古道之的據韓范  
功名之會寬收人才執歐蘇文字之盟樂誘後學謂仕



宦莫難於為邑其規猷每足以觀人棄短取長揚清激  
濁遂使詩書之餘子亦蒙俎豆於公門某敢不恪守素  
存勉求新益投身沸鼎未知盛德之能酬託迹似墻以  
遂終身之大願寸丹所係點墨非誣

賀浙東劉倉

良貴啟

庭綸渙渥庾節分華宸宸簡知暫借星車之重鄉闕望  
拜共歆畫繡之榮

劉溫  
州人

吾道有光萬物生意恭惟某官

學該今古心妙經綸天霞雲鶴之高標亭亭絕俗氷柱

雪車之清氣凜凜逼人勲名將掀揭於兩間夷險不轉  
移於一節出則朱幡皂蓋嘗切為民入而金掌玉墀惟  
知致主必欲以孔顏之事業直可使堯舜其君民比尹  
神臯特推豪末冰壺清徹汚吏望而毛寒水鑑平明小  
人得以情白惟事人之道直或得謗而名隨上念沛豐  
實為扶翊弄印者久攬轡其誰非碩德重名不足任澄  
清之寄非宏才博學安能為裕足之圖爰資英儒以副  
隆委不然今日之舉奚必我公之求浙河以東復快觀

淳熙之政績巖廊之上方疇谷慶厯之賢才佇俟鳳出  
趨歸駒轡某信書成癖執器為方叨綴末科恐負平生  
之志辱知當路不辭屢辟之勞獲通籍於周行或移舟  
於剡曲始謂鳴琴而可治竟如膠瑟之莫調忽戴蘇天  
若為李地受容受察唯知潔己以奉承可睹可親幸許  
及門而造請不盡賀意寄諸無言

賀淮東總領元發除兩浙漕啟

奎府陞班日畿董輝鋒車向闕帶江淮秋水之清英蕩

倚天正吳越福星之度綸言渙發輿論歡騰恭惟某官  
光嶽間生斗山重望序漢相傳家之宦譜有德者興主  
謝公仕國之文盟厥聲以大惟品高而莫及自宦盛而  
不知寓直秘書蚤極諸儒之選學為宰相親結九重之  
知亟躋躡於紫堦實栽培其遠業比領餉節使昭外庸  
果而士餉而歌時作焚龍庭之氣敵知有備盡銷投馬  
箠之思惟帝念功在師錫命俾入承於密旨以自近於  
中樞既令四輩之趣行且與羣臣而熟議西北之事嘗

窘隨見活棋東南之力可憂蓋資游及廼疏恩於華闕  
俾將漕於神臯天下若曰迂途吾君則有深意以壯邦  
本以侈鄉榮足國裕民則局面諳熟觀風問俗則人情  
諗詳明效易為最聲可待寇氏給車河內未酬轉運之  
勞蕭何輓餽關中即有相國之拜某信書成癖執器為  
方叨綴末科恐負平生之志辱知當路不辭屢辟之勞  
轉而趨班及此代戍謂可以鳴琴而治胡然如治絲之  
絃蓋土瘠民貧艱食常如於飢歲山深俗儻輕生殆甚

於他鄉梟狐強伏以思號鬼域密藏而伺隙久已為之  
岌岌誰復諒其區區思得名世之大賢以為歸倚庶使  
平生之素志或可設施老夫似巧於從人明公適來而  
當路喜而不寐唯飛夢於軒墀察其所安倘垂情於轡  
策其為依向罔既敷宣

賀浙東韓憲 未啟

衣繡起家褰帷問俗轉鈞甫定新九天雨露之攸弄印  
何遲重一道風霜之寄有識相慶不聞異辭恭惟某官

元氣所都善類之主靠裏學問是周程朱張之的傳向  
上事功看韓范富文之好樣自姓字升聞於九陛而聲  
光隨塞於兩間以文印之單傳開明後學以講師之三  
昧啟沃上心雖疾驅有遠到之期而少却乃怒飛之勢  
帝睠左浙時維南陽非長才敏學不足以剴治非碩德  
雅望不足以鎮肅爰提憲節特畀儒臣水鑑平明小人  
得以情白金莖峭潔污吏望而毛寒佇有聞於咫尺之  
天宜徑造於鈞衡之地第恐詔召先於政成某嗜古如

飴與世無味父師左右頗聞所學之指歸宇宙中間欲  
免此身之愧怍庶全存其在我敢僥覲其有他仕而為  
貧初非得已使之為宰亦自信之迨抱琴而一來甚膠  
瑟而無措思得道誼之宗主以為依歸庶幾學愛之初  
心或得展布若為之地忽有我天盡日拙勞悵無階而  
負弩委身容察冀有路以登門

賀新除浙東家憲鉉翁啟

中詔起家外臺司臬繡衣持斧乍辭漢日之邊熟路駕



車未覺周原之遠觀瞻之下精采維新恭惟某官高名

斗山邃學淵海出塵拔俗生東坡之後百年

家翁眉攬  
州人也

勝饗竒自西蜀而來萬里培植傳家之業發揮經世之  
猷吾國自為之精神天下想聞其風采粵廼縹緲燦然  
行碑出長則任州縣之勞細民胥慶來儀則為朝廷之  
瑞善類相觀雖材鉅而難容譽重而見忌然薑桂之性  
彌辣松栢之姿自堅吾道非邪重為己任有臣如此簡  
在帝心將納於清徹之班姑寵以光華之遣況地以近

親而重而今之持憲者難非深厚如呂坦夫不能靖變  
非精嚴如周茂叔何以洗冤亟起我公徃欽此寄不然  
弄印之已久豈無攬轡而先登水鑑平明小人得以情  
白金莖峭潔污吏望而毛寒上以廣欽恤之恩下以副  
澄清之望行且柄用此特刃餘某嗜古如飴與世無味  
父師左右頗聞所學之指歸宇宙中間欲免此身之愧  
作庶全存其在我敢僥覲其有他

嵎縣初考謝劉帥良貴啟

臺閭弘開密倚萬間之庇絃歌強學濫叨初考之書安  
有受容而不知謝伏念某得官已晚試令何堪聽訟欲  
簡而尚繁未能化服催科寧拙而無巧又窘公供妖狐  
思夜半之號毒域伺水邊之影人皆為之岌岌誰復諒  
其區區蓋轡而稍寬則朝歌治肘而或掣如單父何不  
有我天詎至今日茲蓋恭遇某官光岳間氣國家鎮臣  
一節觀風清映浙河之秋月十連作屏橫陳蓬島之瑞  
雲其培植人才乃平生心以激揚吏治為第一義是令

迂濶亦藉成全某敢不並謹厥脩不忘所主輕舟涉險  
未知歲月之何如明鏡懸空尚鑒冰霜之自屬

回寄居張尉賀考啟

鳴琴不韻下考濫書賀櫝有來高情過譽榮斯多矣媿  
又倍之竊念某偶然得官及此試令催科甚拙幸其相  
體而樂輸愛民雖勤或者未沾於實惠常虞曠敗陰藉  
扶持不能布多謝之私何輒被好辭之寵永為好也願  
言無負於襟期能勿誨乎尚有方來之歲月

回徐尉溪通啟

學裁桃李愧非縣尹之流風企望枌榆喜接吏仙之清  
望徒得君重寶獲我心恭惟某官出月襟懷連城先價  
東萊先生之鄉俗德誼相先

徐婺州  
東陽人

節孝處士之家風

範模獨正道將行其自信時雖晚其美傷盍徑躋筆索  
之班廼廉取弓刀之職一命以上皆可及物况最親民  
吾儒所學豈在談兵第煩司警會被鳳綸之寵早諧鶴  
識之詳某嗜古如饗為貧而仕得地百里倘酬學愛之

初心報政期年不減拙勞之舊態未知善後政賴同寅  
幸少府之肯來似老天之為我亟催行色好尋野路之  
梅願結淡交共飲雪溪之水寸心所嚮尺牘未殫

謝家憲鉉翁舉陞陟啟

舉詞云卓然有立介而能通使居臺閣之官實  
允縉紳之望

繡衣行部所至肅清墨綬效官乃叨陞舉曾無平生之  
素可謂特達之知某竊惟監司之官要在揚清而激濁

縣令之職類稱學道而愛人至於訪察之初每有蔽欺之患譽阿毀即墨鮮不惑於所聞使肥廉中弁能無遺於未見自非捨之世粧之外識之古眼之中則於孤寒誰其薦引況如某者梅枯猶活荼苦如甘受命父師凜競競乎本色授徒鄉曲淒冉冉其中年偶然得官知其非分亦曰一命以上皆可及人苟得百里而君庶幾行志幸獲逝於選穽遂來遊於縣灘願瞻雪溪密邇霞嶠謂山深俗美可適意以鳴琴而世異事殊竟投身於沸

昂然而迂乃其學拙本於姿紛乎應酬而無涯隨所抵  
牾而罔覺居今之世豈其徇俗之皆非泥古之心亦以  
信書之成癖怪屢遭其吠日毒且伏於含沙自顧此身  
為何人安能每事而盡善惟知無過之地當反而求如  
其獲罪於天殆不可追徒恃二天之覆以為一日之安  
攬轡之來未敢望風而走除途以俟將為請命之圖過  
蒙包涵免賜汰斥方撫躬而自幸忽薦目之遽騰靖惟  
渺然何以得此取諸賓客則遊從之未嘗采諸士民則



是非之方起頗獨行於公道若有出於私情人固難知  
已尤莫喻如南軒取滋味於食杞勝供膏粱如康節以  
根撥而見花畧去枝葉載披華袞益悚懦襟松柏之寒  
未深立何能卓山林之勝猶瘡分奚以通至云居臺閣  
之官抑恐發縉紳之笑茲蓋恭遇某官斯文元氣善類  
泰山運用天下之規模十分正當揭取人才於衡鑑一  
切平明凡或品題之過情蓋有作成之深意遂從屬部  
首舉非才某敢不謹謹受持惺惺點檢功名餘事惟憂

道誼之難盟宇宙中間幸有門牆之為主寸丹所倚點  
墨非誣

本堂集卷六十一

欽定四庫全書

本堂集卷六十二

宋 陳著 撰

啟

謝劉帥良貴舉陞陟啟

舉詞云醇實無華脩飾不苟以儒為吏百里德  
之

擁碧幢而植節清照連城騰翠刻而薦才濫推屬邑惟

求之者弗予故得之者為榮竊惟監司之官要在揚清而激濁縣令之職類稱學道而愛人至於訪察之初每有蔽欺之患譽阿毀即墨鮮不惑於所聞使肥廉中牟能無遺於未見自非捨之世味之外識之古眼之中則於派寒誰其薦引況如某者茶之餘味梅之宿根苦無他求本是山林之性貧不自活勉為牆屋之遊偶然得官知其非分亦曰一命以上皆可及人苟得百里而君庶幾行志幸獲迹於選穽遂來溯於縣灘願瞻雪溪密

通霞嶠謂山深俗美可適意以鳴琴而世異事殊竟投身於沸鼎然而迂乃其學拙本於姿紛乎應酬而無涯隨所牴牾而罔覺居今之世豈其徇俗之皆非泥古之心亦以信書之成癖怪屢遭其咎日毒且伏於含沙自顧此身為何人安能每事而盡善惟知無過之地當反而求如其獲罪於天殆不可追徒以泰山之可恃忘其淵冰之為危朝歌之轡特縱而寬單父之肘不使之掣苟全存而已幸何推借之敢望蓮非富花濂翁自愛杞

惟苦葉坡老所求人固莫知己猶未喻載披華袞並悚  
私襟唯謹樸而自將豈醇實者猶強勉之不足如修飾  
何未知飭吏之以儒安見及民之有德茲蓋恭遇某官  
斯文元氣善類泰山運用天下之規模十分正當揭取  
人才之衡鑑一切平明凡或品題之過情蓋有作成之  
深意遂從屬部首舉非才某敢不謹謹受持惺惺點檢  
江河世變未知一葦之可航松栢歲寒尚有寸心之如  
鐵欲報之德不知其他

謝京尹潛戶侍說友舉陞啟

舉詞云才具既優風力尤勁藹然邑最溢於塗

歌

應詔薦詞云端介而不徇乎物

山邑承流徒重拙勞之媿地官薦士誤叨特達之知得  
之若驚感而至激自古在昔知人為難子游學愛之心  
必之武城而後見魯恭化理之迹不往中年而奚聞孰  
有身居紫清界之間而能目及塵埃吏之底況如某者

茶之餘味梅之宿根苦無他求本是山林之性貧不自  
活勉為牆屋之遊偶然得官知其非分亦曰一命以上  
皆可及人苟得百里而君庶幾行志幸獲迹於選穿遂  
來溯於縣灘顧瞻雪溪密邇霞嶠謂山深俗美可適意  
以鳴琴而世異事殊竟投身於沸鼎然而迂乃其學拙  
本於資紛乎應酬而無涯隨所牴牾而罔覺居今之世  
豈其徇俗之皆非泥古之心亦以信書之成癖怪屢遭  
其吠日毒且伏於含沙自顧此身為何人安能每事而



盡善惟知無過之地當反而求如其獲罪於天殆不可  
追況善政本不在於催科之末而近制乃以為課吏之  
先國用之需固日捉襟而見肘民生之困又以剥牀而  
及膚緩之則上無以供急之則下益以病兩難之際相  
體者誰茲板曹屬之我公而儒術行乎天下以不可違  
之期會請捷於應聲以未易治之姦蠹聞嚴於束濕伊  
主維其已幸何推借之敢望蓮非富貴之花濂翁自愛  
杞為苦硬之葉坡老所求遽削奏通以階榮進載披華

衮益悚私襟五技易窮於才具乎奚有一痴不化謂風力而則非何最狀之足歌恐執事之過聽茲蓋恭遇某官斯文元氣善類泰山運用天下之規模十分正當揭取人才之衡鑒一切平明凡或品題之過情蓋有作成之深意遂從屬部首舉非才某敢不謹謹受持惺惺點檢功名餘事惟憂道誼之難盟宇宙中間幸有門牆之為主寸丹所倚點墨非誣

回刺趙登仕

登炳

謝漕請啟

宰得人乎夙擅奇於鄉校兄及弟矣果連捷於計闈竊  
與有榮胡然過謝恭惟某官先輩剡溪之秀衰日如春  
樂有賢父兄自相師友學必先器識發為文章議論切  
於救時功名特其餘事比就臺而羣試宜凱奏之重新  
千取百焉徧東西浙而曾幾一為元者看大小宋之爭  
先某快覩香名笑迎喜氣束書此去共看平步之等閒  
得意來歸應媿少年之塗抹

回剡趙登仕

文炳

謝漕詩啟

鶚薦羣飛莫重千焉而取百雁行屢中罕聞二者之得  
兼何謝我為請為君賀恭惟某官絃歌几席師友家庭  
丰度宗深天孕越山之秀筆端瀟洒地函剡雪之清謂  
讀書本不為名而進身必由舉業以此衆戰恢其夙餘  
浙以東西避文瀾之層出斗之南北占魁柄之橫陳某  
素深相知尤切助喜雖曰等閒而平步實映壯圖因思  
塗抹之少年恍疑昨夢

回剡童秀才謝解啟

鄉老獻書而王受復拔其尤縣次續食而計偕莫供是役何多謝我倍切欣然恭惟某省元秀孕越山清函刻雪顏居雖陋願所學之何如韓業既精要其勤之亦甚就有司而羣試喜奏捷之重來跂予望之念蓬萊之曾近至爾力也期楊葉之必穿

賀浙東常帥懋啟

出綸西垣作鎮東輔頌辭紫界頓開蘇月之明今擁碧幢還占蓬雲之近列城刮目吾道增光恭惟某官根本

華嵩精神冰雪范景仁無心之為勇見謂至誠張忠獻  
有志乎濟時足當重任惟源流千古蜀尤磊落於今人  
越其縹緲以來深矣縉紳之望冠冠執法綽有祖風豹  
尾陪班光昭先德為第一人才之選實二三執政之階  
豈不能拜稷契於巖廊而偶欲借龔黃於畿甸上久不  
見屢興宣室之思吾今召君孰謂淮陽之薄重為帝鄉  
而軫念必得儒臣而踐更謂左右馮翊之攸闕於內外  
重輕乎何間乃頒寵命匪曰迂途共傳前日之福星復

領東方之帥節指秦望以為實地壓伏吏饕餮鑑湖以  
為恩波存活民命以充大用式副隆知某木之老心山  
之癯骨中年入仕書生氣習之難除一日臨民世味酸  
醎之迫別況此古剡異乎他邦閭閻疾苦之隱微盡吾  
心而或獲邸第豪強之凌轢折以理而弗甘雖與鴻雁  
以苟安或虞鬼蜮之竊發強飲清溪之水獨悲出岫之  
雲然禍福無常天地臨之而奚恤依歸有舊春秋知我  
之難逢使公獨為此來造物一何其巧莫前驅而負弩

敢再拜以送書黃河一千年竊自矜於會遇百里半九十政有藉於扶持不盡賀忱見於言外

回刻交代李宰典宗通啟

天陞疏榮雷封偕重西風吹送帶雙溪八詠之清北水  
溯游攬兩火一刀之勝歡騰接壤仁滿先聲恭惟某官  
根培蒿華光榮斗牛存名臣家之笏自應德符讀太史  
公之書心傳文印偉門榮之復立善宅相之能成  
李乃  
喬平  
章行簡之甥居葵  
州東陽喬公奏官  
惟知於禮義上行所為皆宇宙內事



粵乃縹組奕然行碑糾邑非勞相與垂簾於晝日從軍  
有樂抑嘗擊楫於中流既熟觀西北輿地之圖且與聞  
東南民力之語濁世公子惟徂華腴田峻農官又嘗艱  
阻斯外庸之積者厚盍中處以酬其勞謂上界清優固  
足養登崇之望而下民疾苦政欲推學愛之心比通丹  
墀之班乃注一縣而出恥捷徑以榮進辦實地之事功  
有如剡人素屬賢望壯生生之氣脈脚有陽春轉悶悶  
之精神手驚霹靂以通材居最近民之地比昔人收不

下堂之功自公召之不駕行矣某栢之心苦荼之味甘  
學不為官家世科名之偶繼貧而就祿書生習氣之難  
除一行幾遍於江湖重寄忽叨乎民社決然行志忘其  
匪才逮抱琴而此來甚膠瑟而莫措民俗始虞其頑獷  
猶可革心勢家交肆其豪強未甘循理最是為飢而寬  
歛不堪奉上之急符徒自嗤其拙勞或未免乎譏謗何  
幸及時而問成政望匿垢而掩瑕陳太邱所行何有德  
仁之綏撫李光弼為代已知氣色之精明

嵯滿謝賈太傅似道啟

元勲贊化開天地之清明拙令逢時出風波之險阻雖  
公造之密庸無迹然私情之真感自知蓋彌綸政經固  
始於廟堂之上而通行仁脉莫近於予男之邦粵秦漢  
以到今如卓魯其能幾繭絲者忘保障盜臣所為工  
法律者去詩書賊民斯甚遂使環四海之內不復睹三  
代之風詎圖純用於書生乃獲親見於今日第如某者  
栢之心苦荼而味甘山林授徒不知老之將至場屋信

命而有時乎為貧繇迂學之見收凡薄宦之所至素餐  
為懼夙志自將紛雲路其揚鞭誤知獨衆浩雪溪其蕩  
槩乘興如歸昔亦有聞剡猶易治自謂畫簾之可樂誰  
知古轍之已非瞻言校庠彼疏既鞠問及帑廩如磬斯  
垂依憑者虎翼以相挺譁訐者鯨牙而交刺況乎異常  
之水旱見於連歲之憂秋上下煎熬或星火之符當奉  
閭閻窮困而旦夕之命不謀眇焉一愚叢此多事急之  
以猛恐扞格之難通遲之以寬將優游而盡廢此之謂

兩難之際何以副百里之心尚思合宜亦曰有序教化者本聽訟次之撫字之中催科末也此先儒之至論乃職分之當為天之降才頗自量其分寸日以繼夜欲粗得其緒餘齊民或謂之平平巨室則為之落落豈故抗豪強之馬竇每納之忠方稍明曲直於趙秦反加以怒或含沙於無影或吠日於不陰禍福固非所知去留則烏可苟然而泰山在上萬物皆有以托根皦日方中百怪何從而舞怪所恃在此終幸無他茲蓋恭遇某官義

全君親仁任宇宙梧桐生矣身植朝廷之衆芳苞苴行  
歟首清官府之一體以至簡儒流之雅望又將扇方國  
之廉風氣求聲應而會乾陽長陰消而為泰遂令學製  
亦忝包荒某攜琴以歸望焉而謝倘克勤小物念塵埃  
簞楚之餘則可以終身在造化鈞陶之內由中之悃此  
外何言

本堂集卷六十二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本堂集卷六十三至八

詳校官庶吉士臣李傳熊

主事臣呂雲棟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朱鈐

校對官編修臣盧遂

謄錄監生臣王明

欽定四庫全書

本堂集卷六十三

宋 陳著 撰

啓

特除京簽謝賈太傅啓

咸淳七年辛未十一月二十六日差通判楊州次年

正月五日繳  
進特改除

治中從事甫尋方外之盟幕府贅員俄轉日邊之步此  
公造曲成之有意故誤恩狎畀于非材得之若驚榮而



實愧泛觀在昔有若諸賢呂獻可既知翼城僅從定國之幙劉仲偃之已為狄道止簽武勝之書蓋賓筵之間

不比他官而京輦之下尤稱要地雖名流未嘗輕授豈常人或可冒居某局以陋姿痼于宿習蓮生遠水分不為富貴之花竹倚幽巖頗自愛脩平之節漫學琴于彭澤因鼓棹于達溪雪月光中凜一寒之慣忍風波險處洵萬變之難支而書生則信其迂畊叟則安其拙及爪以代杖策而歸稚子候門僅三間之破屋舉家食粥乏

二頃之良田况存椒桂之餘辛肯與草木而俱腐觚稜  
在望衣袂自揚何處無魚羹惟欲行乎素志監州有螃  
蟬非求饜于老饕引脰間釣冥心化筆題輿而曰陳坐  
已駭傍觀騎鶴而上楊州又諧暗想信用已之太過方  
汗顏而自羞曾未踰旬乃叨再命俾泛蓮于盛府就索  
米于長安脚底雲生免遲回之歲月面前路穩無迢遞  
之江山如此恩斯豈其偶耳茲益恭遇某官以太平致  
主以半閒養親目俱下者十行笑閱廟堂之事髮一沐

而三握樂延山澤之癯且不倦于箋天要舉無于遺野  
遂令踈遠均入陶鎔某敢不進答異知退思本分舉頭  
霄漢濫陪風帳之從容揮手塵埃妄許冰壺之照映欲  
報之德難宣以言

京簽初考謝賈太傅啟

大化為爐會公朝之元氣一寒贅幙報新歲之東風屬  
初考闕圓朔上台而知自冒裁斐簡敬寫輪囷竊以贊  
畫神皋本示選中之特用置身忌府或難分外之曲全

蓋積之者在涓史而計之者以歲月唯乾坤廣大斯免  
文法之拘唯塗轍清夷可安趨向之正倘匪夤緣而避  
逅若何分寸之躋攀伏念某棲棲何為景景徒在淒涼  
歲晚蹇誰留兮中洲浩蕩波流羌吾愛此初服粵回舟  
于古剡謾施檐于長安問之在朝乃青天白日之世列  
于在位皆黃河泰山其人夫以疎遠之蹤而睹盛明之  
際亦云幸甚寧不躍然然而麋鹿之姿亦自嫌其為野  
鳥蟲之候又當聽其在天輒賦問釣分盟岸幘顧叨福

筆之啟擬俾預籌帷之走趨黃門舅之親雖無撓致蒼  
頭奴之賤誰不干刑社鼠以奉頭而逃宮貂且重足而  
立第攄浩穰之會尚多酬應之難出鬼入神狡焉吏舞  
刈晴耕雨叢以民爭執所存之拙方動惟見之齟齬今  
夕何夕循環忽其及期彼時此時全璧出于過望念言  
至此夫豈偶然茲蓋恭遇某官動師聖賢靜鎮宇宙行  
周官法度本闢睢麟趾以為心表漢志馳驅與伊訓說  
命而同意猶欲人才之相與以承事會之方殷若曰京

府之官攸關實用雖于賓僚之末亦采微勞未嘗深致  
于瑕疵遂獲苟逃于瘴曠某自今以始圖惟厥終日往  
月來奚敢混浮沉之迹天高地下尚欲全覆載之身有  
渝此言是負所至

謝京尹戶判吳府卿

益舉陞陟啟

舉詞云筆可扛鼎氣欲凌雲幙有此賢一府重  
矣

天京大尹篤平日之深知風幕贊員忝先寄之首薦是

所謂特達之舉亦可誇希濶之逢欲贅辭香輒蠲尺牘  
竊惟古道之彷彿多重事之牽聯涑水翁之視元城蓋  
亦以舊遊之故張公子之于無已猶未忘平生之情自  
真厚之意不聞而論薦之風已戾便俗態者以影響奔  
騫為巧競時粧者以脂韋突梯為賢豈伊木強自信之  
愚乃辱封非不遺之愛傍觀動色前輩盛心如某者骭麟  
之蹤蹠蹕于世功名念薄蹇誰留兮中洲宇宙日長无  
吾愛此初服冉冉頭顱之遲晏平平資格之浮沉矧神

舉號衆大之區而賓筵非迂拙所處少自偃蹇則謗議  
交集謾不可否則本領何謂火就水流匪直隨陽之雁  
江空歲晚瞻言止屋之烏蓋嘗端居靖念疇昔以椒桂  
之性不改何艾獸之嗜獨傷方皂蓋行春首謂朱雲之  
可吏暨繡衣立漢欲取石生以為才甚顧四方上下之  
相從安得五行堪輿之俱可詎圖結習迄遂趨承然方  
頭薄命之自安豈白骨成人之敢覲忽蒙甄錄加以袞  
褒荷厚意之相期拊懦衷而有感筆非扛鼎徒颯颯以



奚裨氣匪凌雲特景景者猶在是皆以愛而忘醜居然  
宜黜而反陞誦稻田公秧之詩尤知自許在李塲江梅  
之數他復奚求茲益恭遇某官忠厚為心精神滿腹家  
聲未歇義豐先生之單傳壁記相望恕齋老子之華躅  
方且于彈壓餘事之暇為收拾多材之謀遂俾瑣庸未  
忘緜戀其得非所稱懼甚于縈畫諾笑談何有奇于盛  
府崢嶸肝膽尚不辱于公門無限衷旗未殫古筆

通黃京尹

萬石啟

詔大司徒行京兆尹鑠鑰非準不可久借蕃宣朝廷有  
范無憂疇咨彈壓先聲偉甚衆聽竦然洪惟國朝最重  
畿服在開封日惟杜正獻包龍圖則賢繇過江來曰吳  
康肅李壽翁而已慨風濤之如此渺人物之幾何不圖  
三數年驟易之餘乃有第一流出當其任恭惟某官如  
松斯立于岡之高當當亭亭了無川洛朔之三字渾渾  
灏灏蓋合夸惠尹而一人早見知于先皇遂大用于今  
日為諫官為御史氣貌猶類于端淳好太守好監司聲

名幾遍于閩浙西清之班窠峻古鄴之水不渾天子曰  
嘻久不見生矣識者相慶是以公歸兮佇二童足馬之  
肯來實四海九州之簽屬迺渙文昌之拜迺嚴闕部之  
權方今官府清明條貫快活無蒼頭奴之賤以干吾刑  
無黃門舅之親以撓吾政宮貂且重足而立城狐已息  
影而逃夫豈求治辨之名所當究體仁之學必市價平  
而民食足必奸吏戢而下情通必勦竊攘而安善良必  
省力役而抑浮末使吾儒之效頓白則斯道之福寔昌

明公實優為之事任有大此者某一迂難化四知頗嚴  
自笑頭顱寧是向陽之花木常存面目恐慚盛府之笑  
荅詎知末路之遭逢獲與崇垣之奔走不量狂斐法當  
奉昌黎之書所覬登庸尚可賡徂徠之頌栞摩語短歸  
賀意長

京簽考滿謝賈太傅啟

師垣公造函覆一寒京幕贅員僥逾兩載心自知其恩  
重口欲語而言輕惟今行都視開封府凡我從事亞尚

書郎上惟精選其所堪下欲妄希而不可然地大物衆  
應酬固異于尋常而天高聽卑非是莫逃于咫尺凜乎  
禍福之變分于顰笑之微是雖長材未易全璧如某者  
淒其苦學痼于鈍資山林歲月之消磨蚤成晚態枝葉  
風霜之剝落獨抱初心自叨一命以來十有九年于外  
江湖之上鷗鷺訝其徒勞田里之間雞犬安其為拙吾  
斯未信時乎為貧比來誤錄于公朝隨使再趨于尹府  
謂州縣小吏或飲冰食檠之餘而京師底寮非泛水依

蓮之比故其投之以劇所以玉女以成退惟孤蹤更事  
四帥如王恂者誠篤牙牙忼忼如少游者謹蘆悄悄翼  
翼或治盜以吳公之剛決或去吏以包老之嚴明能無  
從乎何如斯可五方異氣酸醎不能與以人一氣所歸  
冷煖自知其在我其間不無扞格于法宜受譴誅而獲  
終更夫豈倖致茲蓋恭遇某官以大忠翊再造以平章  
樞萬殊綵舞春融誰識丹心之憂國玉圍日減惟存鐵  
脊之柱天念事會之無窮知人才之難得其于弱植尤

累曲全若曰鼎受鹽梅薑桂有時而為味場裁桃李樗  
櫟何礙于托根曾不待于呈身乃如此之知己攜持下  
考驚訝旁觀某親及古風幸生今日春和皆樂豈草木  
之不如歲寒後知尚松栢之可證是之謂報過此何為

除京倅謝賈太傅啟

京帥首差純用儒生幕府底寮躡躋郡佐端自曲成之  
造斐然直謝之辭惟神臯不比份藩而倅貳實為少尹  
非聲望素著何以助彈壓之威非強敏有餘何以贊發

摘之政如徒以登畿之久遂使之越階而升或非其人  
則玷此選矧東坡留印之地生氣猶存而南渡駐蹕以  
來名流能幾如某者髮種種矣心景景然玉川破屋之  
數間悠揚歸夢白山斷壑之數塊雋永餘甘只宜老于  
其間而乃仕而在外顧瞻世事有時抵掌而悲歌酬酢  
人情或者轉喉而觸諱亦自知其迂濶非所便于驅馳  
顧於浩穰之區命以闕決之寄而況半赭衣之盜芟夸  
而有逋誅五斗米之師嘯聚而能為梗欲如仁愿杖都



城之竊欲如王祥歌海沂之康人亦有言干羽非解圍  
之具吾斯未信負乘乃致寇之基凜然如立于薄冰深  
恐有孤于大化茲蓋恭遇某官養樂以同衆樂悅生以  
厚蒼生為帝者師輔乾剛以幾二之位權造物柄開泰  
運于十變之餘正月之吉始和陽明之德用事夾袞雖  
富進退何有乎私情登門雖多可否一裁之公議扶植  
萬年之宇宙感會千載之雲龍遂使卑飛亦叨要用某  
敢不仰懷知遇益自激昂近天之光非曰徒分于風月

窮日之力或能少補于涓埃

代通葉京尹

隆禮啟

京轂借賢羨風稜之彈壓恩綸起廢依日甸以驅馳叨  
綴寅寮敬涵子墨恭惟某官受天間氣為世偉才清水  
淬鋒爍爍精神之應物黃河赴海滔滔議論之驚人顧  
徐步于宦途得靜觀于世變化弦忽改詔墨遄飛陞華  
戎監之聯倚重神臯之寄簾掖官府雲連紫障之家出  
沒市塵日有赭裾之盜調度奪于隊花之先藝獄訟掣

于刻木之通神尹正尊于九牧動係觀瞻京師統乎四方有闢治亂在端嚴于表則與深固其本根然而積弊可哀欲言先咽轉機關而甚難非力量以不可幸歸敏手庶展弘規如杜開封無干私之權要知許京兆皆歛迹之豪強新功有成大用未晚某朴忠自信迂濶無竒出位有言感上恩之寬大杜門念咎分終老之休閒不圖易轍之初亦預招旌之末濫司庾政實在王畿既咫尺于聲光豈尋常之遭際憂心慮遠苟有利于國家同

寅協恭母不屑于教誨

代前人通陶漕熾啟

名流將漕盡提浙水之東西誤握乘輶濫處福星之左  
右巧為之地幸出于天恭惟某官學探淵源文承法度  
講明識到如水止以波澄涵養功深自風光而月霽蓋  
有胸中之禮樂實該天下之經綸既受用于平生宜簡知  
于當宁擢武戎監界以計臺方上下之利交征不堪着  
眼而東西之力已竭尚忍剥膚能寬幾分此第一義粵

自使華之馳轡共欣君子之得輿必有良方力扶壞證  
封植根本但令生意之有餘飛輓粟芻何患正供之不  
足將見盡行于古道庶幾無負于初心公論所歸大用  
非遠

本堂集卷六十三